

[美] 欧文·华莱士 / 著

金楼劫

王金铃 / 译
张国铭



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致语及声明

世界五大畅销书作者之一，美国著名作家欧文·华莱士的名字，从60年代开始，几乎风靡了五大洲的每个国度。中国这片大地上，自对外开放以来，世界各国的产品和商品——物质的和精神的——亦和决堤的大潮一样，从不同渠道、涌进了各个领域。华莱士的世界畅销书，也在日益活跃的中外文学作品的出版狂流中，公开地与秘密地，正当地与非法地，打着滚儿改头换面地一本接一本出现在书店里、书摊上。有的认真严肃，起到了很好的文化交流的效果；有的则刻意追求商业利益，听凭书商的肆意增删、篡改；有的则未顾及我国的文化传统和国情，未做负责地介绍和导向。对于华氏书的出版，未经著作权人的授权私自出版的现象愈演愈烈。特别是在我国加入世界版权组织之后，我国政府特别重视和强调保护知识产权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就更令人深感不解，这恐怕也是华莱士的在天之灵所始料不及的，也是他的家族——包括他的刚刚去世的妻子——所预见不到的。我作为华氏本人及他的家族的契友，唯一获得华氏著作权人授予中文版专有翻译和出版权的当事人，对目前存在着滥译、滥印的侵权现象，亦感到了需要明正视听的时候，故借此书出版的机会，对华氏、华氏的创作生涯和特点以及中文版的授权经过和声明，做以介绍，公诸于世，以维护

版权人的正当权益，使中外文化交流更加健康的发展。

欧文·华莱士（Irving Wallace）1916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斯州的芝加哥。其父亚历克斯·华莱钦斯基是犹太人，但不属东正教，原籍俄国瓦西洛斯科，1906年移民去美国。在办理移民手续时，美国移民局的一个不耐烦的官员嫌他的姓氏长，给他把姓缩为华莱士。其母纳丽芙卡，也是俄国人，1907年移民去美。他们相识后于1913年结婚，生下一子一女，其子便是欧文·华莱士。

欧文·华莱士从1917年至1935年住在威斯康星州的基诺沙。他在基诺沙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那时，其父望子成龙，多方培养，还让他学音乐。他自感无音乐细胞，但还是当上了高中的乐队主席。他自幼喜爱读书、写作、讲演、集会，也喜欢体育、旅游。他讲演才能出众，曾获威斯康星州辩论会的冠军。他受过13年正式教育，大学未学完便转入自由写作。高中时期曾担任过周报主编，多次参加全国写作比赛，1933年因其最佳故事创作——《舞台上的凶杀案》获国家金杯奖。后来，又代表基诺沙高中与全国的三千处高中的青少年一起进行写作比赛，荣获全国故事创作第一名。因小有名气，又加他擅长社会活动，上学期间，担任过不少社团和俱乐部的主席和头头职衔。1935年，因不愿过学校那种受拘束的生活，大学上了一学期便退学了。他来到洛杉矶，到好莱坞谋生。在好莱坞期间，他一面努力为杂志写作，一面想方设法跻身电影创作界。1940年与一位出生在纽约的漂亮姑娘西尔维亚·凯恩相识，坠入情网。第二年他们便结了婚，成为终身伴侣。结婚后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华莱士应征入伍，报名充当海军陆战队的战地记者，但因色盲遭拒绝。1942年10月，又报名参加空军部队。说来也巧，当时他的征兵军官是罗纳德·里根中尉，就是后来曾任美国总

统的里根。

华莱士特别喜爱旅游，18岁时参加过威斯康星大学探险队去洪都拉斯荒原中寻找传说中的血泉。他们历尽艰辛，终于发现了号称血泉的一处红色瀑布。他们的发现不但列入了中美地图书中，还得到了萨尔瓦多总统的接见。1940年他也曾到日本和中国旅行。在日本，他会见了当时的日本外长。日本外长曾气势汹汹地说，如果美国插手战争惹恼了日本的话，日本就要进攻美国——14个月之后，果然应了这句话，发生了珍珠港事件。他的这次经历，曾在美国报纸的头条新闻上发表过。

1941年，他与妻子西尔维亚去墨西哥，见到了墨西哥总统。从军队退役后，又遍访西欧各国，但在西班牙受阻，佛朗哥因他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拒绝他入境。

他在文学领域里的活动经历了三个时期：杂志写作、电影创作和小说创作。

他15岁时发表了第一篇文章，自此之后，便拼命写作，四处投稿。最高峰时期曾经同时向外发出过50篇稿子，但也在这个阶段，有一个早晨他曾经收到过12封退稿函。不过，他从不气馁，继续写下去。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稿子渐渐出现在比较重要的杂志上。至此，他决心更上一层楼，多写一些拥有第一手材料的题目，写作态度也更加严谨。他的稿子终于登在全国最高级的杂志上了，诸如《星期六晚邮报》、《柯里尔》双周刊、《读者文摘》、《世界主义者》周刊、《皇冠》杂志、《万象》杂志、《星期六评论》周刊、《美国信使》月刊等。从1931年至1955年，他发表了至少有五百篇文章和短篇小说。

约在1955年前后，他对为杂志写作越来越不感兴趣了，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他感到为它们写作必须投其所好，听命

于编辑的斧裁；其二，小玩艺分量不够，难得赢得大的声望，而对于一个作家，没有声望便没有前途；其三，靠写短篇糊口，很难有保障。因而他经过认真的思考，把眼光转向了电影剧本创作。

他转托了一个代理人，在好莱坞找了份拿薪水的差使，为好莱坞写电影剧本。在这之前，他其实早就开始写电影剧本了。他断断续续为好莱坞写作了10年，前后拍过一些片子。渐渐地他对这项工作又感到倒胃口起来。他憎恨担任委员会的写作角色，对与制片商、导演、演员无休止的商谈感到无聊。他认为这抹杀了一个人的创作个性。当他挣得足够的钱使生活有了保障之后，便毅然决然地辞掉了电影制片厂的工作，发誓永不回到那里去。1958年他离开了好莱坞，把全部精力投入小说创作中。

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与电影完全断绝了往来。尽管他十分厌恶电影，而且出于本能地去写作那些永远不可能拍成电影的小说。但是事与愿违，他写的每一部小说，几乎都被电影制片商买去了。他们踊跃争抢版权拍片。1955年当他的第五本小说《查普曼的报告》写完后，他的好莱坞代理人将他的手稿本交给了19家大电影制片商，要价17万美元。不出一周，便有9家愿出价购买。这当中还有一段趣闻，也是文学史上的奇闻。1965年，他以三本还未动手写的小说以15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三家出版社。这就够奇了。谁知他的一个老朋友听说后，劝他也如法炮制，把这三本并不存在的书的制片权卖给制片商，并代他与厂商联系，最后竟然也以100多万美元成交。这样的做法，还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尽管如此，对他来说还是写书最重要。他认为，一百年后，只要还有一个读者仍在看他的书，那就是一个作家的最大愿望。

他在小说的创作方面确实有一番传奇般的经历和神话般的成功。

1982年,《星期六评论》将他列为世界五大畅销书作家之一,并且发表了他的传略。

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出版了18部长篇小说,几乎部部都是畅销书,世界上主要国家和地区都有他的著作的译本。据从申请版权所出册数的不完全统计,到1983年为止,已达1亿8千多万册。到目前,最保守的数字估计为2亿5千万册,约有10亿以上的人读过他的书,这还不包括看过用他的书改写成电影的人。这一非凡的成就,是他30年间努力的结果。不愧为世界文学史的奇迹。

他的创作生涯的转折点是1960年出版的《查普曼的报告》,此书为他赢得了世界性声誉。该书出版的第一天,就收到1万2千份订单,出现了奇迹。这也是到那时为止的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三次最高订书数目的一天。其精装本出售数目,高居《纽约时报》所列畅销书单的榜首。玛格丽特·米德博士大加赞许。成为美国人梦中偶像的美貌的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宣布她也拜读过这本书。于是,接着有20家外国出版商购买了翻译版权。然而,也就是这本书,一时竟引起了世界性的轩然大波。爱尔兰和南非联邦将此书宣布为淫书,禁止发行。原西德两次将此书控告到法庭。意大利下令没收。英国已购版权的出版商朗曼,受到舆论的强大压力,不敢出版,把纸型转卖给了阿瑟·巴柯尔。哪知巴柯尔因祸得福,财星高照,该书成了大英帝国的第一号畅销书,巴柯尔从中大大地赚了一把。

1963年,当他的《三海妖》出版时,他成了第一个获得100%纸皮书再版收入的美国人。按照习惯,再版的纸皮书的收入,50%归于精装本出版商。

1964年，他酝酿要写一本黑人当选为美国总统的书，即后来的《男子汉》。为了将这书写得亲切可信，他要亲身体会一下总统是如何工作和生活的。他告诉总统秘书，他想装扮10天美国总统，坐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总统的椅子上，体验一下总统怎么当，然后他就能写一本有关当总统的书。那位秘书听后大笑：“怎么，你真的想当总统？好吧，看看总统的意见如何。”肯尼迪总统竟答应下来。10天的功夫，他获得了大量的感性知识。在他准备离开时，肯尼迪特地邀他一起到休斯敦和达拉斯去作九周的竞选第二任总统演说，他因此行与他写书无关婉辞了总统的好意。谁知就在去达拉斯的途中，肯尼迪遭到暗杀。华莱士福大造化大，没有随往，但回想起来仍不免有点后怕。《男子汉》出版后，立即获得了巨大成功，六家纸皮书出版商购买了出版权，华莱士也因此获得了乔治·华盛顿·卡佛纪念学会的最高荣誉奖及其它奖。

华氏是文学界的传奇人物，他和他的家人都有些传奇式的经历。华氏的女儿艾米便是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的第五代“击顶”传人。事情原来是这样的：作家华盛顿·欧文在年轻时接受了乔治·华盛顿在头顶上拍了一掌，作为传人。当他老来时，他又把这一掌拍在他的出版商乔治·普特南头上。普特南年纪太大了，又把这一掌传给艾伦·内文斯。内文斯又代表华盛顿在华氏家聚会作客时，把这一掌传给当时只有10岁的华氏的女儿艾米。艾米受此殊荣十分激动，一周之内拒绝洗头。她现在仍保有华盛顿的击顶权，准备于21世纪传给某一个人。

华氏的作品何以畅销不衰，具有如此之大的世界性读者群？究其魅力所在，就笔者看来，大概有以下几点：

一、华氏心目中的读者，也就是他的写作动机和对象，从一开始就瞄向全美及全球的人群。总览他的全部著作，他的作

品很少有专写某一个的人生悲喜剧，命运的炎凉荣辱，几乎没有专叹人生无常、仕途坎坷、遗产纠纷、爱情及婚变的一般比较容易集中笔力、便于驾驭的题材。他写的均是全美乃至全人类所共同关心的大题目或大事件。这也就是说，他所写的题材不只是某个方面、某个阶层的人群所关心的事件，而是亿万人民可能或正在注意的焦点。因此他的作品，无论什么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人都希望看一看书中的结局和答案。这就大大地吊起了众多读者的胃口。如二战之后遭受过纳粹浩劫的全人类仍关注和担心着希特勒阴魂的存在及纳粹的复活问题，他便为此写了《第七个秘密》。80年代两霸争雄弄得世界沸沸扬扬，他便杜撰了《第二夫人》。人类渴望健康长生不老，他就写了本《飞鸽行动》。如此等等。写这样的大题目、大场面、大事件，要写得大而不散，玄而不虚，奇而不妄，非有大修养、大功力、大气度不行，而华氏就是具有这种素质的奇才，大手笔。

二、华氏的小说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它具有很强的问题小说的特点。读者在读完华氏的著作后常会抚卷深思，书中所涉及或影射的问题，书中的人物的理念和立场，问题的答案孰是孰非，常会不期然而然地引起读者反复咀嚼和判辨。有的作品甚至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反响。如他写的政治问题小说《男子汉》，写了美国一个黑人议员成为美国总统的故事。这在白人专权、种族歧视尚未寿终正寝的美国，提出了石破天惊的问题：假若有朝一日美国总统换成了黑人又将如何？这无疑放了颗政治原子弹，在全美政界引起了巨大的冲击波，这比单写黑人命运的人情小说要高出一筹。这证明黑人非但不是劣种民族，而且可能具有入主白宫，统治全美的才干和素质。这也足见华氏的大胆和思想的先进性。又如《箴言》一书，写的是发现了新的圣经原本，而且来龙去脉，追根溯源，言之凿凿，不

容置疑，这就向全世界数以亿计的基督徒和宗教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问题，如果现行的圣经不是真的怎么办？此书一出，果然使宗教界乱了阵脚，又是调查，又是核证，忙了个不亦乐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也是个比较敏感的话题，而华氏斗胆包天，竟写了本调查局头子阴谋篡国的书《R 密件》。联邦调查局是得罪了，但他却提醒了美国总统和美国国人一个潜在的应留神的危险，调查局的权力过大过滥，就会危及美国政体。他的这种“忧国忧民”的思想，甚得国人和当权者的认可。难怪华氏与美国总统肯尼迪、尼克松及其要员基辛格等过从甚密。华氏的作品上至国家政要下至平民百姓都爱看，其原因不能不说与这方面有一定关系。

三、华氏对人类最讳莫如深的话题，特别是对性做了大胆的触及和探讨。这也刺激了读者的求知欲和猎奇心。他的众多著作中的一部分，就是涉及这个方面的。这主要表现在《查普曼的报告》和《七分钟》。应该说，他在这些书中是想找出一个对性和性文学世人应该持有的科学与公正的理论依据和正确态度。他在《查普曼的报告》中，最终还是否定了为性而性的机械主义的研究办法，推崇和提倡感情和谐作为爱的真谛和基础。

《七分钟》触及了性文学检查的敏感话题。他的观点在性及性文学的态度上，不要回避，禁止，要持科学态度进行疏导。在华氏的笔下，凡为性而性或奸淫之徒均无好下场。在有些问题上，华氏在书中做了大量的考证、理论阐发和辩论，但也同时做了一些直接的性描写，如比较突出的《影迷俱乐部》。《影迷俱乐部》是作者在1952年相遇并结识美国著名性感影星玛丽莲·梦露之后有感而写的。书中因有大量的性描写引起了社会的非议，特别是我国的传统文化背景下，有诸多不宜。要注意我国的国情。作为内部研究和交流则当别论。

四、华氏是编写故事的大家。他一方面用人们意想不到的情节把你带到故事中去，同时他又能纵横捭阖，把各种矛盾事物聚集在一起，使矛盾层层激化，直至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使读者不读则已，一读非一口气看完不可。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这其中还有他的特别擅长的一手，那就是他能把故事杜撰得天衣无缝，把所描写的地点、时间、动作等细节交待得有根有据，维妙维肖，使读者如身临其境，因而极大地增强了情节本身的可信性和艺术感染力。要做到这一点，非有丰富的知识和高超的写作才能不可。人们往往对他所具有的渊博的知识感叹不已。他的小说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宗教、人类学、人文地理、医学等等，几乎是百科性的。他之所以具有如此丰富的人类知识，除得益于他博览群书，参加各类社交活动外，还得益于他的极端好奇心，什么事都不厌其烦，追根问底。他搜集了大量材料，对所写的东西进行精密深入的调查，这在他的著作《奖赏》和《箴言》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为了写《箴言》，9 赴英国和欧洲，读了 478 本圣经著作，访问了 58 位圣经专家，在心里酝酿了 10 年。所以，阅读华氏的作品，除了文学艺术的享受之外，还可获取多方面的知识。

五、在设置和处理情节中的悬念手法上，华氏有他的独到之处。他摒弃通常为了制造悬念，故意将肇事者或元凶隐而不露，或设层层疑团的作法，明着把矛盾双方的代表人物一开始就摆出来。这是一种不易引发悬念的险着。但华氏却能高屋建瓴，把情节处理得惊心动魄，寓情理之中，出意表之外，这也是他高人一筹的手法所在。总之，作为一位作家，华氏留给人类大量的文学作品。他被誉为世界五大畅销书作家之一，美国伟大的小说家当之无愧。

我对华氏的已出版的作品和资料进行搜集达 1000 多万字。

对他的所有长篇进行了10几年的研究并出版了他的部分著作。与华氏本人和他的家人有过大量的书信来往，并几次亲访华氏在洛杉矶的居家。讨论过有关华氏的生平、创作经历和艺术特点。通过接触，双方加深了了解，增强了友谊和信任。华氏1986年7月23日在给我本人的亲笔信中曾写道：“你可以翻译我的任何一本书，将它译成中文。”华氏在1990年6月29日病故之后，他的家人将华的后期作品和华氏家族作为纪念物珍藏在华莱士纪念会上的全套录音送给了我。华莱士的妻子西尔维亚，女儿艾米，儿子戴维于1993年2月9日联合签署了授权书，授予我华氏作品独家翻译权，授权期五年。

近几年，利用节假日等业余时间，译完了几本书稿。但因我国已经加入了国际版权组织，一再将译稿搁置未发。华氏和华氏家人对我如此信任，我就更应该尊重他们的意见，他们不明确授权出版，我宁可等待。这当中，市面上接连出现华氏作品的中文译本。有的出版社和书商让我拿出译稿，别拘泥于授权正道。但我想我要对得起朋友，对得起华氏的信任，不能违背知识产权的规定非法出版。为此有的人讥笑我太古板了，没有授权不是照出不误吗？但我想，我们需按国际文学交流合法程序进行才是正途，为了一时的商业利益非法抢出是违法的。1994年6月9日，华氏作品的著作权人授权我拥有华莱士作品中文版本的专有出版权，授权期为五年。我到此时才着手出版事宜。但就在这时，我在书市上又见到了贵州和山西等几家出版社出的华氏著作，这使我大惑不解。我国政府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十分重视和保护知识产权，并在传播媒介中多次报道和宣传，这些出版单位不会知法犯法吧？或许他们也有了翻译和出版的授权？我于是询问华氏作品的合法继承人戴维。戴维立即于1994年8月13日回函：“请务必确信，我们再无给任何其它

人授权翻译或出版我父亲的作品。你在中国所见到的任何书都是未经授权的。请告知详情为盼。”我这才坚信，华氏家人并没有“一个闺女嫁两个婆家”，以上所见到的书，均为侵权出版。于是我便向山东版权部门作了汇报，委托他们交涉和处理有关出版和侵权事务。于是我又在1994年8月16日的《大众日报》和1994《新闻出版导刊》第五期等报刊上发表了声明：从1993年2月9日起凡发现有侵权行为的个人和单位，本人将依法追究侵权者的经济和刑事责任。我想，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在各级版权部门的监督下，其侵权行为会得到认真的追查和纠正，中外文化交流将会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的。

王金铃

1995年3月

作者按

事情是怎样开始的

埃弗丽夜总会确有其事，夜总会经营老板两位年轻女士也确有其人。她们是姐妹俩：一位叫米娜·埃弗丽；另一位叫爱达·埃弗丽。她们出生在肯塔基，并在那儿长大，后来到芝加哥开业，经营夜总会。

我非常熟悉米娜和爱达·埃弗丽。

二战期间，我在洛杉矶的美国陆军通信摄影中心任中士。我抽暇阅读了我能读到的有关埃弗丽两姐妹的故事，在脑海里形成了一个将她俩及其夜总会写成一部戏——一部音乐喜剧——的想法。我了解到，她们被驱逐出芝加哥后，来到了纽约，身上带有100万美元（那时你用不到五分钱就能买到一顿午餐），以俱乐部女会员和曼哈顿社会名流的身份在中心公园居住下来。

1944年4月，我转移到了纽约的长岛，我想这是天赐良机，可以顺便了解一下埃弗丽姐妹是否还活着，如果她们仍然在世，打探一下她们能否允许我写关于她们的剧本。我从埃德加·李·马斯特斯写的一篇文章中获知，几年前她们还活着。但我必须把事情弄确凿。我的一个朋友——一位出版商——是纽约《每日镜报》编辑杰克·莱特的朋友，而他恰巧又是埃弗丽姐妹

的朋友。毫无问题，莱特会让我知道埃弗丽姐妹是否还在那儿。

我到达纽约后，便去造访了莱特。他对我是言之确确，埃弗丽姐妹活得很好，用米娜和爱达·雷斯特的名字住在第71大街20号西。他建议我以他的名义给她们写封信。

我给她们写了一封措辞友好的信，一周后我得到了米娜·埃弗丽的回音，是她亲笔写的一封20页的信。“贵函收悉，”米娜给我写道，“它体现出您的教养、道德、知识，文学和戏剧的天才。”

这就开始了我们的来往。我定期给米娜写信，打电话。此后，一连几年我们都保持着联系。我了解了所有的有关她们姐妹的有教养的南方背景，她们为登上舞台而作的努力。她们在和奥马哈的第一个妓院的成功开张，以及最后她们在芝加哥通过建埃弗丽夜总会而进入鼎盛的情况。她们将3层52个房间的夜总会连同30个美女变成了一座中西部穆罕默德天堂。其中有12个异国情调的接待厅，包括金屋（里面有15000美元的金钢琴和18K的痰盂）、摩尔屋、日式屋、蓝屋等。她俩的爱巢闺房在楼上。每个房间都有一内嵌大理石的铜床，上面罩着一条白开士米毯，镶有镜子的天花板，自动香水喷雾器和金浴缸。

晚餐从50美元起始，但是，如果带了朋友来，那么帐单就会达1500美元之多。嫖一次楼上的妓女至少要50美元，而别的妓院只收取5美元。到埃弗丽夜总会的名嫖客有里英·拉德纳、杰克·约翰逊、乔治·埃德、帕西·哈蒙德、詹姆斯·J·科贝特、约翰帕·巴里莫尔、约翰·“贝蒂—艾—米勒”·盖茨。一位地方律师在夜总会里度过了他两周的假期，一位美国国会议员在芝加哥逗留期间不住旅馆而住在这家夜总会。

尽管我从埃弗丽姐妹那里了解到所有的情况，但我却没有办成这件事——获取写关于她姐妹俩的剧本的允许。后来，我

对写剧本失去信心，便决定写一部他俩的非小说体的传记。这就是我写的一本备忘录名叫《悠闲绅士》的开头，开篇的这章是“两个美丽的老女士”。

米娜死于1948年，享年70岁。爱达1960年去世时93岁。她俩死时仍然是我的朋友，仍然不允许我写这个剧本。为此，我在《悠闲绅士》里论述过并感到惋惜。

后来，一件不期而遇的事情发生了，一件使埃弗丽剧本起死回生的令人兴奋不已的事情。

我的一个在纽约的朋友（碰巧他也是大词作家欧文·柏林的朋友）阅读了《悠闲绅士》里我对埃弗丽姐妹的真实报道后，便敦促欧文·柏林读一下。于是，柏林走向街头，买了这本书，对它产生了巨大兴趣。欧文·柏林说他想跟我谈谈埃弗丽那章，于是，1965年12月12日我们俩的共同的的朋友把我们俩通过电话连在一起了。

下面就是我对通话所作的私人记录。

“欧文·柏林在电话上对我讲他和他的太太不仅读了《悠闲绅士》，而且还阅读过我所有的书。他们是我的书迷。接着，我又对他说我一直是他的狂热崇拜者。彼此倾诉完崇敬话语后，欧文·柏林说关于埃弗丽姐妹一事，他与两姐妹相识多年，亦了解不少的事情。但是，他补充道，他从未像我书上了解得那么多。然后他说他必须跟我说件事。接着他继续告诉我他就埃弗丽姐妹一事经历的一段奇遇。

“欧文·柏林说1934年他和已故的莫斯·哈特决定为百老汇写一大部头音乐喜剧——而且他们还决定依据埃弗丽姐妹的故事来写这部音乐喜剧。于是，欧文·柏林和莫斯·哈特着手拟写出一份该音乐剧的总体策划。莫斯·哈特对如何创作有几种思路，而欧文·柏林则怀着极大的热情于1934年着手写音乐

喜剧的某些部分的词曲。那时，欧文·柏林就在这次电话上问，‘你想听一下我写好的开场章节吗？’接着，他便用一种嘶哑的有点半诵半吟的语调进入了开场章节，我听着他，由于兴奋不已，竟不能将所有的词句记在纸上。我发现我记下了开头的一句，这样写到‘在夜总会欢度良宵’。然后我又在结束语的句末发现了另一行，‘我们与两姐妹——埃弗丽——生活在一起。’

“柏林哼完后，我便告诉他太棒了。然后，欧文·柏林对我说，‘噢，同时我还有另一首歌，我想它倒适于世纪更替时那种怀旧时期的作品，这首歌名叫“复活节游行”’。不管怎样，柏林说等他和莫斯·哈特做得足够时，他们便决定将该想法说给欧文·柏林的一个朋友——著名的乔治·M·科汉听。于是，他们去了科汉那儿，跟他讲了根据这两位著名女士创作一部极为活现的音乐喜剧的想法。接着他们又唱了其中几首歌给科汉听。事实证明科汉被整个事情大大震动了。据欧文·柏林讲，‘科汉是个拘谨的人。但是他的意见很重要，他被震惊的事实使我们将通向这项工程的方法放弃了。’放下埃弗丽工程之后，哈特和柏林便写了《万众同呼时》，把‘复活节游行’编入其中。

“接着，欧文·柏林对我说，‘当我阅读你的书《悠闲绅士》，碰到你希望写埃弗丽姐妹剧本加的注时，我便回到了与莫斯·哈特合写一部以埃弗丽姐妹为线索的音乐喜剧的旧思路上。我的角度是这样做：音乐剧以米娜在1948年的死亡开头，葬礼之后，爱达和亲戚朋友以及她们的一些老主顾聚在一起，开始追忆往事。等他们追忆半个世纪前的往事时，我们就回到像你写的在肯塔基的双婚记上。然后，我们让姐妹俩的故事向前推进，直到她们以美妙的妓院结束在芝加哥的事业。我们以最佳的品味把一部怀旧的感人的音乐喜剧展现出来——除了一幕高尚的床上戏外，绝无诸如此类的淫猥。20世纪初，一位严厉

的父亲把他那还是童子的10多岁的儿子带到那里，以现实将他的童贞变成大人。巧的是这位还是童子的男孩被领到埃弗丽姐妹的侄女居住的房间藏起来，以免碰到夜总会的真实活动。于是，我们就有了寝室这一幕。如你已经建议的，在房间里，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纯洁、天真、窘迫，彼此对视着。我想，这会妙极了。’

“然后欧文·柏林说他和莫斯·哈特所没干成的事，倒希望和我联手干。我告诉他我十分荣幸，高兴与他一起来创作这部埃弗丽剧本。欧文·柏林说他会三个月后来洛杉矶，因为亚瑟·弗雷德正在根据柏林的所有歌曲为M—G—M制作一部电影音乐片，柏林想来洛杉矶监督这部电影。他说，等到洛杉矶时，他想见我，与我就发展我们的舞台音乐剧进行协商。我的兴奋难以言表。”

其实，欧文·柏林从未来洛杉矶，我们也从未就此想法进行更进一步的协商。柏林病了，呆在纽约，仍活到100岁。我们又一次尝试创作埃弗丽姐妹的音乐剧只得搁置了。

大约五年前，有人建议我再去找欧文·柏林，告诉他我想自己写这出戏，问问他是否愿让我用他很久前写的歌曲。我的律师与柏林的律师商量一番。柏林回答，跟他仍然喜欢作为百老汇剧目的埃弗丽想法一样，他年纪大了，不能来监督在百老汇上演的戏剧，也不允许没他的监督就用他的歌曲来创作戏剧。所以这项计划又成了泡影。

但并未完全泡汤。

最近，有一天我对自己讲，为何偏要把埃弗丽姐妹的事用剧本来表现呢？我是个小说家，为何不把我创作剧本的想法融入我自己本可以写的小说里。

于是，我就这样做了。